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編

戰場
情話

上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戰場情話上冊

第一章

話說西曆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那一天的晚間。德國科倫地方一個大旅館裏頭。有兩個少年。在彼談話。二人臉上都呈離別可憐之色。一個名蒲路摩。說道。我們且到迴廊裏喝些咖啡罷。一個喚做司諦和的便點頭答應。蒲路摩了呼人鈴。便有侍者前來伺候。蒲路摩叫他把咖啡送到迴廊裏去。那侍者領了而去。看官。你道這二人是誰。原來蒲路摩。是德國醫生。那司諦和却是美國人。是做醫生的。他們兩個在兩禮拜以前。彼此尙不相識。如今却做成了一個莫之交。因爲奧國京城維也納。開了一個萬國醫學大會。他們兩個纔在會裏認識。便約爲朋友。這會裏通用的言語是德國話。司諦和不大會德文。蒲路摩會德文。又會英文。替他幫忙不少。彼此相處十來天。司諦和的英文。就進益了許多。兩

個又都是醫生。遂如水乳相融。後來散會。蒲路摩便邀司諦和到德國遊覽名勝。盤桓了幾天。從萊茵河到科倫城。這裏便是他們兩個分袂的所在。蒲路摩打算從這裏回到亞伯菲。司諦和想先到比國布魯塞。再到法京巴黎。游歷一番。然後回美洲。這時候蒲路摩所等的火車。一點鐘裏頭。就要開了。離別就在眼前。彼此情深分袂。無任依依。一回侍者報道。咖啡已經預備。端放迴廊裏頭。兩個人便跟着他到大廳。剛剛走到。前面忽然來一個穿陸軍大尉制服的軍官。從外面走將進來。見了蒲路摩。便行禮問好。蒲路摩也站起來。回他的禮。隨就介紹與司諦和相見道。這是我堂兄立德蒲路摩。在陸軍裏當軍官。又回頭對大尉道。這是美國司諦和先生。我在維也納的時候相會的。大尉便與司諦和握手。操極純熟的英國話說道。幸獲把晤。無任忭欣。蒲路摩道。我們正要喝咖啡。你也過去同喝吧。便把大尉的臂。要他同去。大尉道。今晚實在不能奉陪。只得告歉了。一面又向司

諦和道。我和舍弟有些話講。同他去說了再來。簡略之愆。尙請原諒。司諦和忙說請便罷。我在迴廊裏等候好了。蒲路摩知道大尉有話和他講。便隨大尉去。司諦和給大尉行了禮。獨自跟着侍者。到迴廊裏頭去。揀了一個座。目視街道。見著名的東福路。兩旁栽着樹木。青個不了。一望成陰。夜裏看去。萬家燈火。都從樹罅裏透出來。遠遠一个大禮拜堂。塔尖巍然。高聳雲漢。旁邊又有一个大曠場。野逸風致。本是天然。司諦和正在凝神。蒲路摩已經進來。面色很頹喪。似乎有憂思。兩隻眼也失了神。司諦和詫異道。莫是得了什麼惡消息麼。蒲路摩不答。歎了一口氣。叫侍者把咖啡倒好。打發了去。回頭向四下裏一瞧。並沒有人。只有對過一張桌子。圍着許多人。議論紛紛。聲音嘈雜。纔向司諦和耳語道。消息很不好。只怕戰爭風雲。要彌漫大地了。司諦和聽他說的鄭重。不免驚愕。想起歐洲外交幻態。不可思議。因問道。不是奧大利和塞維亞的談判要決裂嗎。這兩國開了戰。怕要影響

到歐洲列強。要能夠停戰纔好。蒲路摩唉聲歎道。只怕停不了。事情就大了。俄國已下了動員令。準備幫着塞國。奧大利是我國的同盟。決不能坐視不救的。除非俄國不出兵。腥風血雨都是要浸灌大地的。現在德國的陸軍。已經厲兵秣馬。預備出發。司諦和道。我看俄國不至于不知這事非常危險。或者就此停止出兵。也未可料。蒲路摩道。俄國那是不能夠給德國爭雄。但開戰之後。和德國干戈相見的。並不止他一國。他有恃所以無恐。我國現在下了動員令。並不是因爲抵抗俄國。却是去打法蘭西的。司諦和驚道。怎麼又打起法國來了。蒲路摩搖手道。此刻外面知道這風聲的很少。不知究竟如何。說話要小點聲音纔好。停了一會又說。法國是俄羅斯的同盟。很有躍躍欲試之意。暗中豫備着。已四十多年了。司諦和道。這話不差。我從前聽說法國的人抱定復仇主義。一千八百七十年。的往事。至今他們還是隱痛在心咧。平情而論。法人那年割讓了許多疆土。現在想要恢復。

也在情理之中。這事我們美國人很佩服法國能夠發憤爲雄。蒲路摩道。我何嘗不是這樣想法。便是我們全國的人。大半也都是這樣說的。從前我們得了法人阿爾塞司路林兩省的地。竟是聚鐵九州。鑄成一大錯。倘使那時照着對待奧國戰敗後的樣子。辦了和議。如今不至于弄出這個變局。並且政府對待那兩省人民。也太嚴酷。他們手無寸鐵。那一定是不能抵抗。但是那人民名義上。雖然屬了德國。他的心無一個不是想着祖國的。政府也不知糜了多少金錢。在那裏設軍警建礮臺。使盡了防範的法子。纔能夠壓伏到如今。說到這裏。又是一聲長歎。接着說道。我從前在那邊還遭過兵燹。地方上的景象。真是慘痛到極點。說也說不盡的。司諦和聽到這裏。不覺寒慄。因問道。現在法國既沒有動員。德國總不能先發戰端吧。蒲路摩道。不先發不能制人。要等他打過德國。豈不糜爛了。如今是先下手爲強。把法國先破了。然後馬首東指。和俄國相見于疆場。這便是我國的作

戰計畫了。司諦和道。以後是怎麼樣呢。蒲路摩道。以後麼。無非再割些土地過來。貽留子孫。享有幸福。司諦和道。我看這事辦不到吧。不信天下竟有這樣的一會事。要是當真。豈不可驚可愕嗎。你看這樣的文明世界。那裏會發生這種的事麼。蒲路摩顫聲道。要沒有那是頂好的。然而大勢恐怕不能免。你看歐洲列強。那一國不是極力的擴張武備。人人都說有一天總要鬧出一場大戰禍。大約現在就是這時候了。司諦和道。我看總有一天。大家醒過來了。弭兵撤防。共享和平幸福。蒲路摩道。只望他如此纔好。單就我們德國而論。在這武人主義以下。人民已不堪其虐。然而你還沒見過那武人派哩。他們那種驕矜偏狹的心腸。愚陋無識的頭腦。真是叫人一見要十日嘔。這班人物。什麼事都不懂。於學術文藝上毫無裨補。是不消說的。別人建設好了。他們却來破壞。這便是他們的本領。偏偏治理國家的大事業。又落於此輩之手。百姓無一不想享和平幸福的。但是這班人說一

聲打仗。做百姓的便不得不跟着打仗。自己一些做主不得。只有服從的分兒罷了。司諦和忙問服從的是誰。蒲路摩道。你想除皇帝以外。還有什麼可服從咧。我們德國人。在科學上文藝上。那一件不凌駕歐美。便是工藝給哲學。也算世上獨步。只有這政治一項。還和中古時代。相差不遠。照皇上自己說來。他便是從天誕降。來做萬民之上的。他做的事。總沒有差池的。到了戰爭時節。他便大權獨攬。他說打仗。便是打仗。他要議和。就要議和。百姓們毫不能干豫的。如今這位皇上。我們並不說他有甚壞處。因為德國自從今上御宇以來。國勢進步一日千里。他的功績。實在不少。並且他自己個人的意見。也是想安享和平。不見兵革的。無奈在他左右的一班人物。都是武人派的貴族。看見近來工商進步。民權日益發達。恐怕將來失了自己地位。心裏着了慌。便時時想出法子來。阻止民權的勢力。提倡什麼鐵血主義咧。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哩。他們的意思。只要和外國一戰。徼倖萬

一著點功烈。他們的祿位。便可長保。不至受民權澎臍之影響。蒲路摩說到這裏。忽側耳傾聽道。你聽聽。這是什麼聲兒。原來是風送馬蹄之聲。得得入耳。蒲路摩遂以目外眺。迎面來了三個騎馬的兵官。後面還有數隊步兵。魚脚蟬續。相繼而來。視軍隊步伐整齊。少長有次。而對於軍官。尤如指供臂使。足徵其平日訓練有素。到了那禮拜堂旁邊曠場。那些兵又都轉入前面去了。蒲路摩向司諦和道。這不過是一聯隊罷咧。一聯隊共一千兵。他們也同你我一樣。各有各的事業。各有各的父母妻子。現在都要到槍林彈雨中去了。況且還有不知道爲着什麼的咧。國裏頭共有四百萬男子。可充兵役的。皇上發一個令。便可立刻召集齊全。我蒲路摩便是此中之一人。不久也要和他們一樣。穿上軍服。肩了洋鎗。和他們同臨戰地。司諦和吃驚道。怎麼你也要去打仗麼。蒲路摩道。不錯。我是第九十八聯隊中之一兵士。先時當過小兵官。因誤公所以降等。司諦和道。像你這樣一位醫學

專家。極有學問的人。怎麼也去血飛肉薄場中覓生活。恐怕在兵隊裏頭。他們看你不能格外青眼吧。蒲路摩道那是一定的。據他們說來。只要能服從號令。便算理想上最好的兵士了。司諦和道。便是要從軍。他們怎不把你編在救傷隊裏。你還可稍盡能事。蒲路摩道。這是中年和老年的醫生幹的。像我們少壯。是不能不上戰場。蒲路摩說到這裏。站起來道。我請與君爲別。大約家中此時已得徵召歸伍的文書了。我們以後再會罷。你到了那太平樂土的美洲。應當不忘此日交誼。此外還有一句話告訴你。你切不可再在德國稽留。作速離開要緊。司諦和依依惜別。幾欲斷腸。因道。我送你同到車站罷。蒲路摩道。盛情可感。但是你自己趕快動身要緊。吾還要去會我堂兄。我們唯有從茲分手了。司諦和道。此番承領隆情。愧無以報。唯有祝君以功烈聞於世耳。蒲路摩搖搖頭也不答話。逕自起身而去。司諦和心裏覺得很悵惘。暗想我和蒲路摩萍水相逢。纔成莫逆。不料他又忽忽

從軍去了。以後不知道還能夠再會不能。正在傷神。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輕拊了一下。回頭一看。是一個身材高壯。穿一身深藍色制服的人。銅帽上轟着一個尖頂。分明是個軍警模樣。來人說的是英國話。說道。對不起。有擾了。僕爲斯地警察官。要問閣下幾句話。司諦和道。請坐下問罷。那警官便坐下來。問道。閣下不是美國人。司諦和道是。警官道。可有護照麼。司諦和道。我在本國動身的時候。恰巧弄了一張。人家都說是沒用的。白化了一塊錢。不想今天果然用得到了。隨即取出護照。警官驗明鈐印。和上面的年月。又把寫的領照人身材模樣。念了一遍。拿出一本小冊。指着空白的地方說道。請閣下簽一個名字。以便對照。司諦和依言簽畢。警官把護照上簽的名字對了筆跡。仍把護照摺好。遞給司諦和。說道。不錯的。客人到德國幾時了。司諦和道。已經兩禮拜了。從維也納醫學大會散了會纔來的。警官道。閣下是醫生麼。司諦和答道。不錯。警官道。此刻不是要回美國麼。

司諦和又答了一個是字。那警官又問道。現在打算何日動身。司諦和道。明天一早。先到愛司拉沙不爾。下午動身去布魯塞。警官一面聽一面記。又問道。到了亞欽。即愛司拉沙不爾。德人改名之。住在那家旅館。司諦和道。不知道那邊可有好的旅館。沒有。警官道。那地方有個柯爾諾旅館。和車站相近。很有名的。司諦和道。這樣我便歇在這旅館罷。警官便在冊子上。司諦和名下。注了亞欽柯爾諾旅館等字樣。道了歉。自去。司諦和便也站起身來。點着雪茄煙。且吸且思。想到列強戰爭。心上一上一下。不能安帖。忽見侍者進來息火。纔覺得站在迴廊裏太久。時候已不早。便歎了一口氣。自到寢室裏去了。

第二章

第二天早晨。司諦和用過早餐。把昨晚蒲路摩的話。仔細一想。自言自語道。他說的話。不要去胡思亂想罷。難道現在歐洲各國。竟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。開起戰

來。做那滅絕人道的公敵麼。一面想。一面又向外面瞧去。可不是一些開戰的影兒也沒有。那種熙來攘往的情形。給往天差不多。說不定列國已經羣起干涉。把奧塞二國的交涉。和平解決。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彌天巨禍。便消滅於無形哩。不多一回。司諦和動身要走。叫旅館裏司賬。把賬單開上。向例賬單都是侍者送上來的。這次却是主人親自送到。鄭重說道。尊客如拿現金付賬。敝館是十分感激的。司諦和一時摸了衣袋裏頭。只有幾個先令。一個小金圓。差不多值十個馬克。因向主人道。我委實沒有現金。只有鈔票。便在隨身帶的一個小皮夾中。取出五張鈔票。共值一百馬克。店主人道。現在人人喜歡用現金。請尊客把這鈔票。換了現金罷。司諦和道。我帶着一封通濟隆的證書在此。有了這封證書。無論那裏。都可換得到現金的。不知此地的通濟隆分號在那裏。店主人道。就在這條街上。往前走幾步。就望得見的。司諦和便請店主人帶道。走出旅館。主人把手向大禮

拜堂前面一所高大房屋指道。那邊便是通濟隆。司諦和忽忽望通濟隆大門前進。見裏邊早已滿滿站着無數的人。都是把鈔票換現金的。然皆居留此間之外人。想是因爲聽得風聲緊急。所以都來兌取現金。只是這個現象。不過爲便利交易起見。至於開戰之說。却還絕對不信。縱使戰事果然不免。他們依舊還是不相干的。將來回到本國。說起歐洲近情。還可添了談助。只是內中幾個膽小的。聽了開戰兩個字。便豫備立刻動身。司諦和走上櫃台。等了一會。見裏面許多夥友。有一個已經脫手沒事。便把所帶鈔票。放在台上。要他兌換現金。那夥友瞧着這許多鈔票。臉上不覺露出躊躇之色。司諦和道。這鈔票是前天在赫德城中貴分號裏兌的。今天却似乎不好用了。夥友道。用還可用。只是有些做買賣的膽子小。不敢收用罷了。當下夥友取出五個二十馬克一塊的金圓。和二十四個二十佛郎一塊的法幣。都交給司諦和。司諦和忽忽回到旅館。把三十馬克。付清旅賬。店主

人湊近司諦和身畔。低聲說道。客人不是今天就要動身麼。司諦和道。不錯。我今天就要到愛司拉沙不爾去游覽。店主人道。現在風聲很緊。還是不要到那裏去。直向比國去還好。司諦和道。主人的厚意。我是感激的。然而去那裏。難道有甚危險不成。店主人道。危險雖然沒有。只怕不能很自由。無論何時。只要德皇下一道戰詔。前途就不免不便了。司諦和道。貴國皇帝就下戰詔。我是美國人氏。可不與我相干呀。店主人道。尊客有所不知。吾皇頒了戰詔。那辦理全國政治的大小機關。都要停止職務。全國中只有一個軍政府管理一切。在一禮拜以內。全國軍隊。沒有召集齊全以前。平民是一個不准乘坐火車的。就是軍隊出發以後。火車開行時刻。也要候着軍政府的命令。沒有一定標準。並且不准開到邊境上去。電報也要交到軍政府管理。常人不準傳遞。無論何人。不准出入國境一步。要是外來的生人。不管有罪沒罪。軍政府可以隨時收捕。摩托車馬匹食糧等。軍政府可以

任意搜取。商業自然是停滯的。人人都要當兵。誰還來經營商業。所有店鋪。除去婦女能替男子管事的外。都是不能支持。銀行裏匯兌不通。鈔票也就無用。總而言之。外國人到了此刻。還是早離這地方纔好。店主人說完。又問道。尊客可帶了護照麼。司諦和拊着衣袋答道。有的。在這裏呢。店主人道。有了還好。若到邊境。可以省却許多煩惱。行李已捆載妥當。我祝尊客一路平安。說到這裏就走。等一會兒。便有一个脚夫。肩了行篋。領着司諦和出旅館。剛到門口。忽見石階上團團的圍着二十來個人。居中站着。一个戴銅胄的軍官。手裏拿一本小冊子。好像點名似的。一面點。一面給各人一張紙片。那軍官看見司諦和同了脚夫出來。操着德國話。向那脚夫厲聲道。事完便來。不要耽誤了點名。司諦和跟了脚夫。走過了大禮拜堂。望望那繁盛的街市。所有商家大半已經關門。街上行人。漸漸稀少。到了火車站。却是行人擁擠。大抵是外國人到德國游歷的。此刻都擠到火車站來了。

司諦和也就上了火車。以爲即刻就要載了走。誰知後來。左等也不開。右等也不開。開車的時刻。過了好幾十分。大家就着起慌來。說笑的聲音。慢慢的都沒有了。他們因爲德國人做事最講究整齊劃一。沒有一些差池。凡事都按着時刻辦理。從沒有後時的。如今火車忽然不照時刻開行。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。必定有非常變故。所以有些疑惑。乘客中便有幾個向站長打聽。那站長也不言語。自己獨在月台上踱來踱去。再問車守。他們也只是搖頭。總不答語。此時車站外面。遠遠地起了一層脚步聲。接連着響個不絕。不一會一小隊步兵出現了。到車站門口。止步不前。一個軍官。與站長商議了一會。站長便回頭高聲向車守等說道。車上的乘客。都叫他們下來。那些車守。便都照着吩咐。紛紛上車來趕乘客。車中幾個德國平人。便都領命下車。只有外國到德國游歷的。不懂這規矩。還是不走。守着行囊。不肯下車。但是他們自己不動。便有旁人來幫忙。不論男女老少。一个个都